欽定四庫全書叙

乾隆御覽之寶

蜀格山岑公檄百有司令表章

光賢戊寅

欽差總制軍務青中少保關中幸庵

彭公致胙過河南而巖巖出因以巡

彙爵爵全書相託巡撫公乃以命

河内縣尹平涇高侯傑始屬爵爵

七年縣嬖四川按察司副使都少

岳甫卿本壹而重卿本乃屬縣儒

參教諭甲辰登進俊題成書乃屬

璠校正基爲序其顛末以見爵爵

全書出彙出於吉公出壹吉爾至

爵爵出格言至論所以啓迪來哲

烈訓後世者則讀者當自得此不待贊也正德戊寅秋八月六日鄉後學何瑭叙

魯齋全書目録

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内郝維玉

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懷慶何瑭

河内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

卷之一

魯齋小像贊

許氏族譜

許氏宗派總圖

卷之二

行實

元史

通鑑

中統書

至元書　牧菴姚氏語
耶律氏語　邵菴虞氏語
陳氏剛語　歲畧記
國學事蹟　蜀郡虞公文集
牧菴文集　眉山劉公文集
鹿菴贊像云　薛文清公語
楊維禎正統辨　永嘉陳鈞語
胡居仁語

卷之三

遺書性理

太極　陰陽
天文　生死
日月　志氣
四時　理
性命　二義禮智信
思慮　論爲學
仁　省察
總論　致知
持敬
知行

力行　出處
克己　處心立事
教人　人倫
師友　讀書法
論史　論文
論孔孟　老子
莊子　伊尹傅說
總論　高祖
董公　諸葛
君道　聖學
儲嗣　臣道
總論治道　禮樂
學校　用人
人才　論官
節儉　楨異
夷狄
奏議
時務五事　立國規摹
中書大要
爲君難六事

農桑學校　慎微
卷之四
遺書
直說大學要略　讀易私言
讀文獻公揲蓍說　論陰陽消長
小學大義　對小大學問
答李相問論大學明明德
答或問不遷怒
卷之五
雜著
紀疑二事答仲叔　家語亡弓
論語予所否者　論子玉請復曾衛
辨說　高凝字說
王生名字說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祭鄒國公文　祭李生文炳序
留吳行甫疏　書崔彖張伸謙書
留別譚彥清　呈彖祖乞數住狀
辭免京兆提學狀　設器歌
書簡
與賈先生　與耶律惟重

與子師可
與仲晦仲一
與李才卿等論梁寬甫病症書
與王濟川
與提學
與孫謙甫
與友人一
與扈正之
與孫伯玉
與文子貞
與蘇宣撫
代李和叔與兄子
與子聲義之二執事
與友人
與韓邦傑
與李仲實
與趙輔之
與君瑞
與許仲常
與張仲謙
與李伯充

卷之六

詩章

觀物四首
訓子
送賓清淑
梁侯壽
病中雜言七首
中秋不見月繼賓先生韻
秋霽初霽
遊黃華
有感
讀東門行 送姚敬齋
別西山
繼入葵花韻
遊孫氏別墅

病中有感
七月望日思親
春雪
謝梁安撫惠田
晚步西溪
用吳行甫韻
偶成
答董瑞卿二首
送友人
遊北觀
遊黃華宮
學題武郎中姚溪歸隱圖
贈竇先生行二首
用行甫韻
六氣不用味
九日思親
李生器所恃
和姚先生韻
登東城
北門觀漲
憶賈君士
不寐
別友人
秋雨思晴
喜晴
秋寒
夜雨
桃溪歸隱圖
偶得
謾得
病臥
戲學老杜去蜀詩
擬贈彥澤
喜秋晴
子仁所錄
趙氏南庄
登城西故臺
和吳行甫雨雹韻
登天王臺
宿卓水

太暑登東城　絶句
夢中得首一聯因補成之
別友人　九日思親
中秋
樂府
沁園春　鷓鴣天
滿江紅　沁園春
滿江紅
編年歌括
總數
夏　唐虞
周　秦
西漢　新室
東漢　蜀
魏　吳
西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東西
北齊　後周

隋　唐
五代　大遼
前宋　大金
號記　稽古千文

卷之七

附錄

魯齋墓田圖　魯齋祠三處圖
元御製勅辭　墓碑
新鄭祠堂記　河内祠堂記
復許文正公祀田記　魯齋遺書序
許氏族譜序
大學要略序

古今題詠

薛文清公次韻三首　題魯齋書院
題魯齋祠二首　副使胡謚題
僉事彭綱題　僉事吳伯通題
告安神位文　題魯齋詩三首
幸菴彭先生啓

魯齋小像

魯齋全書目錄終

南陽堂國立圖書館藏

讚曰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翺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凉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月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叅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翰林王盤作

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經 編集

翰林院修撰 經筵講官懷慶何瑭粹夫校正

河內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

許氏宗派總圖

以上不知世次

通　師可

衛　師邁

衍　師孚

即敬

五派之圖

從宸　紹祖　翥　智

鳳　昂

福　寧　安

關兒　滋兒

崇祖　大舍

黑的

從憲　忠　東漢

闕兒

順祖　虔兒

懇　普

聰

書童　買佳璧　見衍

述祖　買驢　璿　材

從宜　從宜　璿　賢

得山　善　驎　經　倢

紹祖　志剛　騏　驥　綸　偉

馴　紀　駿　紳　縉　琫　琇

從宗　驎　材　銘

賢

能

騊

經 綸 鍚
鎮 銳 鉞 錦 鏞
鑑
綻 紳 紀

驥

信 泰康
泰雍

倔 尚
常

傅 泰和
泰熙
泰寧

駿　璋　泰來

馴　琇

壩　泰亨

魏國公通

通其先河內人避地河南隱德弗耀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配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二衡衍

魏國文正公衡通長子

衡字仲平行一號魯齋金泰和九年己巳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兼修以德化人元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召赴京兆教授世祖登極召先生於家改授國子祭酒凡授中書左丞屢辭

不允言行政事備載國史至元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易簀不變年七十有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人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天下識與不識聞慨嘆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爲位會哭墓次而去先生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也先生既沒三十三年爲皇慶二年仁宗詔與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

陳櫟

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順帝命翰林直學士歐陽玄撰之碑遂勑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太學士追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議同三司封魏國文正公配敬氏子三師可師遜師孚賀氏子一師敬皆追封魏國夫人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莫非先生導化之功也有魯齋集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于世

衍道次子

衍衍二早卒

魯齋子

文簡公師可 衛長子

師可行一字可臣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廣平懷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公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貽後配劉氏完顏氏合葬先塋子一從宸

師遜衛次子

師遜行二字遜卿未仕卒配焦氏合葬先塋子一從憲

師孚衛第三子

師孚行三早卒

翰林承旨師敬衛第四子

師敬字敬臣由監察御史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槩肖父風配回氏合葬先塋子三從宜從宣從宗

魯齋孫

河東憲副從宸師可子

從宸字希元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配朱氏合葬先塋子一紹祖

歸德知府從憲師遜子

從憲字希充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歸德知府致
仕配王氏楊氏合葬先塋子二崇祖順祖

太史院經歷從宜師敬長子

從宜行一字希攻仕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翰林
國史院經歷太常禮儀院判配萬氏合葬先塋之後

陝西左丞從宜師敬次子

從宜行二字希文由太保府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
內臺御史都水監都水福建按察使工部尚書河南
湖廣參政陝西左丞配趙氏乃蠻氏合葬先塋子四

監察御史從宗行三字希魯由章珮監珍異庫提點歷監察御
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終河南按察使配姚氏劉氏
合葬先塋之後

魯齋曾孫

禮部尚書紹祖從宗子

紹祖字克學由秘書著作郎中書檢校南臺御史雲
南省郎中樞密院經歷兵部侍郎甘肅按察使河南
濟寧總管戶部尚書內侍御史禮部尚書正議大夫
配王氏甯氏合葬先塋子二翥鳳

縣尹崇祖 從憲長子

崇祖行一字克孝以蔭授脩武主簿轉芮城平陸縣尹配關氏合葬先塋子二大舍黑的

順祖 從憲次子

順祖行二字克恭配馬氏合葬先塋子二忠恕

書童 從宣長子

書童行一配田氏子一買住

大使述祖 從宣次子

述祖行二字克紹以蔭授資成庫大使配湯氏合葬先塋子一買驢

昭信校尉得山 從宣第三子

得山行三字克仁後名本前元任樞密院使洪武三年任慶陽衛百户歷西安平涼涼州山丹衛洪武二十八年調甘州中護衛配程氏葬皐蘭山麓子二理善

繩祖 從宣第四子

繩祖行四字克武配郝氏馮氏合葬先塋子一志剛

魯齋玄孫

知縣翥 紹祖長子

翥行一字雲翰由儒士官至威遠縣知縣配馮氏李

氏子一智

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綰玉卿編集

翰林院修撰 經筵講官懷慶何瑭粹夫校正

河內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

行實

祭酒耶律公撰

公名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金大安巳巳生于河南新鄭寓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遷居于衛甲寅京兆宣撫使廉公奉 潛藩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學辭不受中統元年五月應召北上二年五月授太子太保力辭不受改國子祭酒九月以疾辭歸三年九月

應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辭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
詔入省議事四年正月辭歸十一月應召北上六年
奉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允八年四
月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七月以遷葬辭
歸十三年七月應召北上脩授時曆十五年三月授
集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春曆成八月
辭歸十八年三月薨年七十三皇慶二年詔與宋儒
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吕九人從祀夫子廟庭先生幼
有異稟賦性端慤與群兒嬉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
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時金末國家
多事學校廢弛惟農際之際下第老儒會問里正仍
讀以糊口耳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不忘嘗問
其師曰誦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
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旨義師辭於
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流離之
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爲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卒遁
去亂後先生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
之終身

元史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内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

以泰和九年九月生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頴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强之而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衛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衛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

[illegible]之者不可也人曰世亂此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成姚樞得伊洛禮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忘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茱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户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

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
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
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
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
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
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
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
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
之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
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惡之且竇默日於
帝前抵其學術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
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
不使數侍上幽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
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
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
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
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太司農默翰林侍講學
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
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
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

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寧懇至中書大務容盡臣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乃陳立國規模中書大要爲君難及農桑學校等事詳見奏議帝深嘉納之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須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增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

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迫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以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共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敎相其動靜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士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

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衛領之乃以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衛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垂外加之歲久規壞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遲疾加減遲疾以綫代階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定朔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缺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不予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衛

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
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
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斂怡怡
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風拔木雷電懷人無
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
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
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皆明大
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
膺其教如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
[illegible]條[illegible]之行爲[illegible]
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而千萬也翰林
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
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
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
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
兆以祀衡給田奉祀事名魯齋書院衡居魏時所署
齋名也

通鑑

元以許衡爲集賢太學士國子祭酒先是竇言於世

祖司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至是命衡爲之衡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絶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悠是自已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之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如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墩等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父欲令蒙古生習學筭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顏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自相拜揖讓應對進退之節教壺習射負者罰讀書數十遍每讀書不多者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晓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危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數者當以寬

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强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思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俟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爲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密于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又

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詩陞辭而還懷孟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穫衡居家勤于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庭嚴夫婦待如賓凡喪祭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

年百餘年嘗謂其徒曰老僧昔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蓋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次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中統

己酉竇默與王鶚面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許衡代之帝不懌而罷

辛巳詔許衡即其家教懷孟氏徒

丙午以許衡爲國子祭酒初以衡爲太子太傅以不敢當師傅禮辭不拜故有是命

戊寅詔竇默許衡象驛至關平

至元

戊子詔許衡于懷孟

戊申以許衡爲國子祭酒

丙午以國子祭酒許衡爲中書左丞

丙子帝御高果後行宮觀劉秉忠許衡等所起朝儀太說舉酒賜之

乙酉許衡以老疾辭中書機務除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納還舊俸詔別以新俸給之

壬申將相大臣皆以聲罪南發爲請驛詔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公履對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之號

此其時矣帝然之

丙戌劉秉忠等上言許衡疾歸若以太子贊善王恂主國學庶幾衡之規模不敢廢墜從之

甲戌以大明歷浸差命王恂與江南日宮置局更造新歷以樞密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歷家法知歷書罕明曆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詔衡赴京師

至元十五年壬午置太史院王恂掌院事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領焉

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太史令王恂等言建師天臺于大都像儀圭表皆銅爲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真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建候官從之

十七年丁亥許衡致仕官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

十八年二月戊戌許衡卒

世祖問竇默欲求如魏徵者默對曰犯顏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終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摳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又

邢律氏行狀曰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于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于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又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

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憮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日公之力也

考歲略云

先生十餘歲時有道士款其門謂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目光射人當謹視之苟非名冠天下即當神遊八表馳騁方外者也人間富貴不足道耳但兩顴頗暗清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見之

又云

時歲飢民食橡栗或殺子而食先生聞久有書即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久藏其迹

時民間徭戍繁迫舅氏適典縣吏先生從授吏人事參據名議考未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辦因見執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嘆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

是時國日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相父母知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為避難計遂迎令與

占者游故於推步占候之家見書疏義皆散亂毀缺
先生凡三往就宿其家皆手録之由是刻意培其典欲
求古者爲治爲學之序操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
質諸書故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
亂後先生隱居於魏時竇默子聲以針術得名累被
朝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危坐終日
出入經傳泛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
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精雪齋姚樞公始以方以
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相與聚居剖微
窮深忘寢與食

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于北方[illegible]孟集註中庸
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所晦庵論[illegible]
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illegible]
于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illegible]
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illegible]前日所學[illegible]
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illegible]德之基不然當求
他時[illegible]皆曰唯遂悉取[illegible]焚之使無大小皆
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illegible]篇志力行以身先
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illegible]入惴栗惟謹客至則
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illegible]意而後出

己酉先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水釋理順美如
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歲
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
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過衛聞懷之政猶苛虐遂
止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爲還鄉之漸辛亥
雪齋赴徵先生獨處蘇門使有任道之意
甲寅王肯徵教授京兆遜于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
乙卯廉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授先生京兆提學仍
固俸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不能强也
丙辰上在正位宋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
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
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鄉言務
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
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正深忌雪齋諸
公先生素無因緣而無憚也及竇公力排其學術之
非必至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雪齋
太子太師竇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
內寔不欲備顧問也竇公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春
宮以避禍先生獨以爲不可曰姑舍其不安於義者

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師傅與太子相見則統
爲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爲此事否不然是師
道自我而廢也雪齋亦贊其說相與懷麻力辭於闕
下允數日始從其請而是改授雪齋大司農實公翰
林侍講學士先生國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
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
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於道庵中
允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實二公時時相過始
終如一
中書左丞張公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
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
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
古進賢爲已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道達上意
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褊勢忤倖臣故被
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吊者在門慶者在
閫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
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
然含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大既徵於
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

築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墁匠從者昏仆而先生弗動也

二年十月召至大都即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童素聞先生名心慕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繒繳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荅禮

三年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面奉德音賓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何爲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面命汝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謂汝年老未爲老謂汝年小不爲小正當黽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尚幼若未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謂甚懣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强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所知者盡

告之但慮中有人問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間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未知是否

夏四月自分省召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聖旨諭尤令善寫以進朕當詳之其一曰立國規摹歷論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國長久今國家當行葉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世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富實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正歷代爲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今仕者宜頒俸祿使可資以爲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俾就銓叙則失職之怨少紓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踰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郴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之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亦不可緩也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在執政者得人耳其三曰爲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六者乃爲君難之目舉其要

則脩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下治本立則綱紀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矣徒知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歐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焉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東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曰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文多削繁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至燕先生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

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公賛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

郡縣體統之下左右臺院輔翼之制內外百司聯屬
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其
所以取捨欲著成書而未暇也
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不允
大槩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芥
書生遽當大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
無德無才不能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
遠于陛下聖謨神筭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
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
愛至厚咎必矣上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
再三懇請上命左右掖之曰有旨令先生
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去耶上
曰出殿門爾爾後連日求辭不允
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合馬專權無上
蠹國害民等事渠由是御之或曰先生夜寢疎闊無
他防備卒有橫逆柰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
脫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
阿合馬欲以其子典兵柄先生以爲不可謂國家事
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與財而子又
典兵太重上曰卿慮阿合馬反側耶先生曰此反側

之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如此者上以此語語西
相相詰先生曰公何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之
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相復之曰公
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力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
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

又

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童不許臺官孛羅奏聞聖意
憫惻召其子師可入見諭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
者天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
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

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
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
範之其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
其化也其言談舉止望而知其爲先生弟子卒皆爲
世用也

襄陽下

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爲不可莊靡甚秘

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入權臣屢毀漢法四
月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宋議其去留雪
齋云先生出處關時世之汙隆我輩不可强之先生

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令辭奏曰國學
設立于今三年教專嚴謹諸生學子問進長許其所以
告辭之意言爲年老殘疾上世有勳衰未葬欲歸了
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由是
得告南歸先生至懷簡絶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
耕墾

十三年七月使者來召議改曆十七年二月測驗已
周曆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益隆上每北還必問
先生安否病則賜藥賜粮至是入見皆跪奏事上令
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
就除所可懷孟路總管以便供給
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
今六脉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脉平者
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仲春祭
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乎遂力疾
奠獻如禮既徹家人餕恰如之也遂曳杖于門曰予心
抨抨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
事何時窮遂發嘆歌于朱子晚起林風瑟瑟覺來山
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
白俗情高却笑郊寒蘭膏元日少陵殘好處金章不

換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中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唁於途雖農夫里婦亦嘆息焉先生嘗與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人王楫年踰六十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歟賓上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

先生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

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聞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利名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已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

欲澤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群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胷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讀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乎非完書也

[illegible]林承旨鹿庵王公盤禀于蓋世少所許可獨敬[illegible]先生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盤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訃音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謚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生者不易盤之言矣

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亦遵古制不用二氏懷州士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詆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赤或涕出悔其陷溺之深也近舍有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先生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倘願勸小僧輩曷若還俗以壽汝

祖宗之嗣比化不度一人

先生平生嗜朱子學不嘗飢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國學事跡云

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

八年授集賢太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丞相侍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即今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

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絶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我一已之事諸生學業乃上命也日令家具早膳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二以宿疾當忌鹽肉食麵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於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爲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蒞事略無者人疲倦之意

先生欲以蒙書生習學筭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
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十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
生誦其年數而知之
先生教諸生自幼以顔魯公爲法嘗曰古者民無
所知聖人作書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
制爲文字以記其言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
習字書者多少雜[illegible]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
好書亦自喪志[illegible]將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爲
可法
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肄拜及受宣
拜詔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怠令習跪
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板童習射員者教訓讀書若
干遍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旋若未甘心領解則
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書書義若
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躬行而不
貴徒說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驕人至於
能說書者亦可以驕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
何必要他會說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色氣溢于
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

是有功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强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及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

先生嘗[illegible]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illegible]必能爲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illegible]東[illegible]郡邪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燉劉季信呂[illegible]善劉安中白棣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秪人從否未可知也

先生嘗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

爲學之道有所妨被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
蹇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
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
士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爾治生者農工商賈而已士
子多以務農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
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
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
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
戎也非爲官守學所當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
諸生有取焉欲師豐迎尊難矣

蜀郡虞公文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
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
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
儒術之太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
而後進於上或疏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
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
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出入
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

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士矣
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衆
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矣

牧庵文集云

文正微時於大名于輝于河內于秦以倡鳴斯道爲
已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訥鈍不一其才也
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丞歲餘
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
風紀二千石吏綦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
治豈不少贊乎

又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
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
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
非其人而非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肩山劉公文集云

聖闢道學一脉迺自先生發之至今學術正人心一
不爲邪論曲學所勝先生力也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功不在文公下

鹿庵贊像云

自閔洛大儒倡絶學於數千載之後門人傳誦之未能徧汪左也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繼程氏之學集厥大成未能徧中州也文公歿十年而魯齋生焉

薛文清公云

視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

魯齋餘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已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而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

曰

在後學固莫能窺測竊嘗思之許其知實踐者也

余誠實師慕竊不自揆愛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胷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爻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

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真仕止久速之氣象也

魯齋君之來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文曰

朱子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脩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魯齋學徒在當時爲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聞也

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亦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真是真非不可執以爲充儒賊說而悉從其言魯齋謂其言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蓋謂是也

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魯齋力行之意多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聖人之學也

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實過其名者魯齋其人也

許魯齋曰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正與吾道相反

楊維禎正統辨

新安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

魯齋先生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修先生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靜修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魯齋在中書曰命牙儈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郤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假如司馬相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太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永嘉陳鈞曰

魯齋大學要略其要也能發其微其略也不傷于簡

胡居仁曰

魯齋天資純正所行自不苟